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二、六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和而不同三大儒

冬夜無事，斗室懷古。想起北宋三大儒——司馬光、王安石和蘇東坡，他們的文采與成就、紛爭與命運，令人感慨良多、扼腕動容！

首先想到一代文宗蘇軾（1037-1101），想到他光耀千古的名句「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」、「一點浩然氣，千秋快哉風」、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、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」、「粗繒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和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」、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等等等等，這些千古詩詞至今無人能及。東坡的豪邁秉性更是「空前絕後」，所以林語堂說他「是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」，今天的文壇諸腕，誰敢與之PK？

又想到集政治家、文學家、改革家於一身、有「神童」與「通儒」之譽的士大夫文人王安石（1021-1086年5月）。其名句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」、「春風又綠江南岸，明月何時照我還」、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只緣身在最高層」、「糟粕所傳非粹美，丹青難寫是精神」等等，也是傳誦千古，婦孺皆知。王安石還以「五行說」闡述宇宙奧秘，首提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。他推行的「變法」歷代見仁見智，有人視他為「異類」，列寧說過「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，實行土地國有未成」之言。

還想到同樣由「神童」成長為政治家、史學家、文學家的司馬光（1019-1086年10月）。司馬光以《資治通鑒》揚名，其中有不少經典章節，他詩詞存世不多，卻也別有見地，如「山川宛如舊，多少未來人」（見《瞑目》）、「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何似無情。笙歌散後酒初醒，深院月斜人靜」（《西江月》）、「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當戶轉分明。更無柳絮因風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傾」（《客中初夏》）和「讀重要之書，不可不背誦」、「家貧思良妻，國亂思良相」等等。司馬光為人忠孝、溫良謙恭，史上曾與孔子、孟子合稱「儒家三聖」，作為一代良相，他反對王安石「變法」，從而演繹出他與王安石、蘇東坡之間紛雜又感人的故事……

司馬光長王安石兩歲，宋仁宗寶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17歲的司馬光登進士第，當了多年地方官之後，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升任五品的開封府推官，其間與王安石交好。王安石是慶曆二年（1042年）進士及第，先後在揚州、寧波、舒州（今安徽潛山）任職，政績顯赫。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升任龍圖閣直學士。四年後宋神宗趙頊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變法。王安石力挺開源，司馬光主張節流。政見不同的二人互不相讓，在皇帝面前展開激烈爭辯。但當變法遭遇極大阻力，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，司馬光又主張息事寧人，游說勸解。宋神宗仍力挺王安石，司馬光只好離開朝政、隱居洛陽十五年，編纂了史上第一部、洋洋400萬字的編年體通史《資治通鑒》。因保守勢力太強，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王安石罷相，一年後神宗再次起用。變法確實增強了大宋國力，保守派卻窮追猛打，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，王安石的後台、38歲的宋神宗不幸英年早逝，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，太后早就不滿王安石，便削其職務、廢除新法，請司馬光回朝執政。失去權勢的王安石無奈退居江寧（今南京），翌年憂鬱而逝。

司馬光與王安石兩個「神童」都是正統文人，「路線鬥爭」使他倆分道揚鑣，但並未削弱他們的高尚人格。今天看來，王安石變法宗旨是強國強兵，司馬光反對是為了保佑民生，初衷都不錯。雖然事後一些保守派官員也看到變法的好處，紛紛為王說情，但為時已晚，轟轟烈烈的17年變法終於落幕。1086年5月66歲的王安石含恨而死。司馬光聽見噩耗，不勝悲哀，說出六個字「不可毀之太過」，他心中王安石是個正人君子。5個月後，司馬光也在惆悵中離世。兩名神童、兩位文化巨人、兩個政治對手同年離世，也為「君子和而不同」做了最好的詮釋！

捲入司馬光與王安石「路線紛爭」漩渦中的蘇軾也是「受害者」，好在他的「無可救藥的樂天精神」救了自己！蘇東坡小王安石16歲，兩人都是「唐宋八大家」。「政見不同」使兩位文壇領袖變成「政敵」。當初蘇軾發現新法推行中的嚴重問題，多次上書神宗請求制止變法。神宗不聽，蘇軾遂離開京城，先後去杭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職。他針對新法中的問題寫了些譏諷詩文，這就引起御史何正臣、李定、舒亶等人懷恨，於是有了「烏台詩案」。

宋神宗聽聞何正臣、舒亶等對蘇軾的指控，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去湖州，將蘇軾押至京城、投入監獄。何、舒等人抓住蘇軾《湖州謝表》一詩，曲解附會、無限上綱，欲置蘇軾於死地。宋代法律，「烏台詩案」屬欺君之罪，有

■ 一代文宗蘇軾。 網上圖片

殺頭之虞。多虧朝中多名重臣的求情，蘇軾被「從輕處理」貶到湖北黃州當個團練副使，其前途命運均遭滅頂之災，正如他在《寒食帖》裡所言：「自我來黃州，已過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兩月秋蕭瑟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頭已白……」蒼涼、孤獨與無奈呼之欲出。

但厄運並未澆滅蘇東坡不屈的豪情，他又被流放至嶺南惠州和海南島儋州，但當蘇東坡的生命受到威脅時，已經罷相的王安石卻不顧個人安危、不怕司馬光反制而挺身而出，上書皇帝，營救了自己多年的政敵。按說蘇軾該好好感謝王安石，但他並沒有，這大概是古賢追求的「大恩不言謝」吧。看今天，有哪位官員願意做吃力不討好乃至危及仕途的「傻事」呢？王安石不計個人恩怨的舉動，既是惺惺相惜，更凸顯一位政治家、改革家和真君子的高德懿行。所以大書法家黃庭堅說王安石：「余嘗觀其風度，真視富貴如浮雲，不溺於財利酒色，一世偉人也。」

蘇軾與司馬光都是一代名儒，且同屬保守派，原先關係也好。放蕩不羈的蘇軾，任翰林學士時曾「以高才狎侮諸公卿」著稱於世，對司馬光卻從不放肆。一是因為司馬光長他18歲，是長輩；二是司馬光人品道德令人可敬。「烏台詩案」險些令蘇軾喪命，最後被貶黃州。但蘇軾仍堅持己見，直到司馬光重掌大權才把他召回京城。司馬光盡廢新法時，蘇軾卻又提出異議，認為王安石某些被證明是正確的新法應當保留，這就激怒了司馬光，又將蘇流放到南蠻之地。儘管如此，司馬光卸任後，蘇東坡曾前往拜訪問安；司馬光去世後，蘇軾評價他：「公忠信孝友，恭儉正直，出於天性。自少及老，語未嘗妄，其好學如飢之嗜食，於財利紛華，如惡惡臭，誠心自然，天下信之……」可謂極盡溢美之詞，足見二者政見不同卻不傷和氣，不改君子之風也！正是——

遙想宋代三大儒，
文采高雅政見殊。
不為名利惟國運，
大德懿行終相如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陶然突然走了

三月九號星期六晚上，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：陶然走了。這消息很突然，也很震撼，為何一聲不響、毫無先兆就走了？朋友說，禍首是感冒，殺人的是肺炎。

認識陶然，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吧。是哪年？忘了。同一時間，還有顏純鈎、古劍。我們四人有段時間常一起飲茶吃飯，談談文藝。三人中，陶然筆耕最勤。一九九零年代，我負責報端的微型小說欄，有些文友嫌稿費低，拒寫。獨獨陶然，二話不說，就寫來了；從不問稿酬如何，而且從不脱稿。這些文章，部分後來輯進《美人關》一書裡。他是為興趣而寫，非為稿費而寫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，他這個南來文人，生活仍困難，從不將稿費掛在嘴邊，實在少見。

他送我的第一本書，記得應是《香港內外》，近日遍搜書山，都找不到散落何處。手頭倒有一本二零一三年十月他送的《陶然研究資料》（袁勇麟主編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二零一三年七月），內輯有《香港內外》的〈後記〉。這書也是福建出版社出版，時間是一九八一年，光陰如火箭，眨眼已三十八年了。在〈後記〉裡，他縷述從文的經過：

「一九七三年秋，我來到香港。新的生活環境驀然呈現在我的眼前，使我受到一次新鮮的衝擊和強烈的震盪。我直覺地感到，所見所聞，有許多是很好的寫作材料。但自知力不從心，我每天在社會生活的長廊徜徉，卻依然沒有勇氣下筆去捕捉什麼……」

躊躇了半年之後，他終於將在旺角一次經歷，寫成了他到香港後，第一篇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《冬夜》。他常嘆寫作很辛苦，「每寫一篇東西，即使是一千來字的短文，也還是令我像寫第一篇作品那樣絞盡腦汁，大體上來說，一揮而就的情況並不多見。」因此，他常讚我的「一揮而就」；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沒有他對文字那麼虔誠，那麼熱情；當年在報刊上的塗鴉，只為稻粱謀。他說：「在香港寫作的辛苦，盡人皆知，但我並不後悔。既然已經鍾情文字，也就唯有一往無前。」「一往無前」近半個世紀，碩果纍纍，陶然可以無憾。

前些時，他聽說古劍回港，身體欠佳，叫我相約一起茶敘，或來一次飯局。我打古劍的手機，無人接聽；他也打去，卻關機了。此君何去，迄今成謎。我們那餐茶或那頓飯，始終吃不成。這將是他人生最後的遺憾。

他組稿甚強，索稿甚勁。每番相見，他都鍥而不捨：「快些為《香港文學》寫稿，什麼稿都可以！」或說：「求稿若渴呀。」或說：「你真忙呀？一千字也寫不到？」我主編雜誌時，他不用我催促，立馬寄稿來支持。雜誌行政混亂，他從不來電、來函追稿費，見面也一字不提，而稿件卻陸續而來。這就是陶然，和我當初認識他時，同樣的本色。

■ 研究陶然，這書資料豐富。 作者提供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剝光豬・白皮豬・沙溜豬

在筆者的少年歲月中，網絡還未面世。課餘時，動態的會到公園打球（籃球、足球、羽毛球等），靜態的會下棋（康樂棋、鬥獸棋、軍棋、飛行棋、象棋等）。說到「捉象棋」，很多小朋友可能有過一個頗慘痛的經歷——被「剝光豬」。

「剝光豬」其實是「劏豬」的最後一個環節——把沸水澆上剛被「劏」的豬上，使毛孔擴大和毛身軟化以便去毛，還可把表皮污垢清除。當去毛程序完成，呈現在眼前的就是一隻「赤條條」的白豬，人們叫這做「白條豬」。

當棋局結束時，對手只餘下一隻棋子——「將」或「帥」，狀態就好比豬毛被剝直至剝光為止，於是有人叫這個終結棋局的方式做「剝光豬」。筆者倒認為「豬/zyu1」、「輸/syu1」諧音，所以「剝光豬」很大可能是「剝光輸」——在對手「輸」掉棋局之前，把其棋子逐隻「剝光」。

話說回來，明明是勝局已定，又何須戰至人家只餘「將」或「帥」呢？這種心態分明是一種變態——把人家置諸極度難堪而後快。不知怎的，那時這些被如斯羞辱的手下敗將，包括筆者，普遍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不會像現今的小孩自怨自艾、怨天尤人，反而會閉門思過、潛心鑽研，務求有朝可一雪前恥。結果，「仇人」搬家了，卻意外地培養出筆者一套縝密的思維，抗逆力以及解難能力也提升了不少，始料不及。

「剝光豬」除了是個「劏豬」的術語外，有人會用此作為「脱光衣服」的代稱。早年，有持刀賊在街頭巷尾行劫得手後，為免事主事後求救，多會「要求」被劫者把身上的衣服脱光，有點良心的會給張報紙遮羞，人們也會叫這個慘況做「剝光豬」。近年，香港和內地有人因借下「大耳窿」（高利貸）未能如期償還而被逼着「剝光豬」拍照，如最終無力還債或潛逃，該裸照再被放上網。最近，有人也會叫「起底」（揭老底）做「剝光豬」，與時下說的「人肉搜尋」意近，此舉嚴重侵犯個人私隱。

說起「白條豬」，筆者聯想到有種豬叫「白皮豬」。表面看來，「白皮豬」是一豬種，與「黑毛豬」是另一豬種差不多。清末年間，列強入侵中國，中國人就給了這些皮膚白皙的西方侵略者一個蔑稱——「白皮豬」。

1967年，香港發生了一場暴動，最初由罷工開始，隨後引起不少勞工團體及師生的不滿，遊行示威、罷工罷課此起彼落，到後來還演變成炸彈襲擊等行動。當時港英政府將這場社會運動定性為暴亂，於是大舉出動警力予以鎮壓。由於涉及血腥暴力，一時間社會上普遍彌漫着反英情緒。當時有報章除大字標題列出警方不當的鎮壓及拘捕手法外，還給了那些牽頭鎮壓的洋警官起了一個不雅的外號——「白皮豬」，及後也有人叫港督、滙豐大班等英國人做「白皮豬」。中國人叫那些夥同或依從外國人欺侮中國人的人做「走狗」，於是乎當時也有把按洋上司命令執行職務的華籍警員標籤為「黃皮狗」（黃皮膚的走狗）。

網上有指「沙溜豬」是用來形容那些「人細鬼大」（老練），經常自鳴得意的小孩；也可形容自高自大的人。有本廣州出版的《地道廣州話用語》則指「沙溜豬」是一種患有皮膚病的豬，再引申指那些滿身怪氣的人。究竟「沙溜豬」的真身為何，且看以下一些有關豬的習性：舊時「豬欄」（豬圈）的環境簡陋，到處都是「泥涖」（爛泥；「涖」讀「扮」）。豬平時愛在「泥涖」中打滾，弄致身上披上一層沙泥似的。有人叫這個模樣的豬做「泥豬」。「摟」，口語讀「lau1」，有「抱着」的意思；可引申作「披上」。這樣，「沙摟豬」便可作為「泥豬」的另一個叫法了。如以「沙摟豬」喻人，這類人大有可能是「搞搞震、冇幫襯」（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）或做事不太認真的人，可應非蓄意，貪玩而已。

示例：

阿媽炸緊油角，你班「沙摟豬」唔好行過嚟！

（這群人可以是她的子女或鄰家的小孩，走過來的目的不致搗亂，不外乎湊湊熱鬧而已。）

一般認為豬在「泥涖」中玩耍屬天性，因而把豬愛玩和骯髒的特性劃上等號。其實，豬本身並不喜歡這種行為，只是因天氣炎熱，此舉可把體溫降低從而避免了給蒼蠅纏繞。

對於「沙摟豬」的寫法，坊間不離幾個：

沙溜豬、沙漏豬、沙騮豬、沙嬲豬

粵語多為口耳相傳，寫法自是取其音——「溜/漏」讀「lau6」，音近；「騮」口語讀「lau1」，音同；「嬲」，正讀「nau1」/懶音讀「lau1」，音近。至於其含義，就得看說的人的江湖地位或誰最先走出來說；無論是對是錯，也可「一錘定音」，正好用以下的誤導思維來形容之：

誰大誰先誰正確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愛丁堡印象

走遍世界，印象最深的三座城市，一是波士頓，一是波恩，一是愛丁堡。

波士頓最美國，它恰似美國社會發展的縮影，東部的喧囂、西部的激情、中部的安寧在這裡融為一體。波恩最歐洲，它的草地、河流、建築風格，都似乎在演繹你心中的歐洲印象。而愛丁堡最蘇格蘭，它以飽經滄桑的深沉，向你訴說着蒸汽機、國富論、哈里．波特的故事，還有風笛、高爾夫、威士忌……

多年來，愛丁堡一直位列英國最佳居住地榜首。2014年仲夏時節，我與愛丁堡結緣，在這裡參加了為期一周的培訓。六月的愛丁堡，溫潤中不乏清涼。當我徜徉在這個國際化、現代化城市的街道上，濃烈的蘇格蘭地方特色和中世紀風情撲面而來。

綠蔭掩映下，平整開闊的近代新城與蜿蜒起伏的中世紀古城交相輝映。以王子大街為界，愛丁堡被一分為二。一邊是新城，十八世紀的工業化建築風格，讓你對人類的創造力油然而生敬畏。王子大街作為繁華的商業購物區，店舖高低錯落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緊湊而從容。另一邊是老城，鮮明的中世紀風貌，又讓你對人類的審美悠然神往。到處是歷史遺留的痕跡，充滿了文化的氣息。古城堡Edinbrugh Castle裡豐富的藏品和展品，宛然蘇格蘭歷史的裸裎，從它們身上可以追溯千秋血脈，領略百般風情。

在愛丁堡諸般景物中，古堡，古巷，古雕塑，古老門牌上斑駁的字跡……無不讓你的腳步慢下來，呼吸漸漸與周圍的氣息融為一體，渾然不覺自己身在異鄉。

然而，最讓我念念不忘的，還是一座名叫「亞瑟寶座」的小山。原本我們的行程裡是沒有這座山的。那天的訪學活動結束得早，聽導遊說，可以翻過這個山頭，到達我們所住的酒店。於是，與兩個愛好行山的團友相約，不跟大部隊乘車，登上了這座海拔251米的小山。隨着蜿蜒的山路，俯瞰整個愛丁堡，但見海天之間，一座舒緩的小城，古韻悠悠，生機勃勃。我們且行且歇，或舉目遠眺多彩的雲霞，或駐足拍攝奇異的花草，只覺新雨初霽，清風如縷，已然忘我。

心曠神怡之中，蘇格蘭的輝煌，連同它的憂傷，穿透歷史的迷霧，來到眼前。我想起了梅爾．吉布森1995年自編自導自演的史詩劇《勇敢的心》。這部斬獲眾多大獎的影片，改編自蘇格蘭民族英雄威廉．華萊士的真實故事。華萊士和青梅竹馬的戀人為逃避英格蘭貴族的「初夜權」而秘密結婚，不料妻子卻遭英軍殺害。憤怒的華萊士率眾抗暴，可歌可泣的戰鬥場面隨着電影結束而消散，最後一聲「Freedom!」的吶喊，卻久久迴盪在觀眾心裡。

蘇格蘭與英格蘭恩怨糾纏，分分合合，綿延千年。其間，有一則軼事。英國出產一款名酒「金酒」，又名杜松子酒。該酒17世紀中葉誕生於荷蘭，旋即被英格蘭引入，給予各種低稅扶持政策，使之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蒸餾酒品類之一。英格蘭此舉，據說就是為了抵制威士忌進口，以免蘇格蘭坐大。

不知是不是由於威士忌遭到抵制，削弱了蘇格蘭王朝的實力。1707年，蘇格蘭與英格蘭結束多年對抗，合併成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，一起走上了日不落帝國的征程。不過，獨特的民族性仍蘊藏於一代代蘇格蘭人心中，並通過教育、法律、宗教得到比較完好的保存。近年來獨立運動日益高漲，最深層的原因，正是蘇格蘭人對自己民族性的悠遠記憶。而二戰後大英帝國的衰落，戴卓爾政府的武斷，以及北海油田的發現，則成為現實的催化劑。

獨立運動發展之迅猛，超出了各派勢力包括民族分離主義者的想像。其最大推手蘇格蘭民族黨，四十年前還只是一支從事暴力活動的在野力量，現在已成為穩定的議會第一大黨。繼2007年獲相對多數議席組成少數派政府後，2011年再獲過半數議席組成多數派政府，2014年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獨立公投。

獨立公投被看作是蘇格蘭獨立運動高漲的標誌。雖然普遍認為這次公投不會取得成功，兩派仍不遺餘力。這固然是民族分離主義者迫於道義壓力的孤注一擲，其實又何嘗不是統一派政客化解民族分離主義情緒的一種策略——通過舉行明知不能成功的公投，把分離主義情緒納入法治軌道。根據公投法，一旦公投議題遭否決，除非發生特別重大的變故，十年內不得就同一議題再度舉行公投。

為了自由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。這正是蘇格蘭民族的性格，也是蘇格蘭浪漫的根源。

沿着漫山的青草，走下亞瑟寶座，來到海邊的一處民居小院。院門沒關，我們信步而入，院子裡無人，幾盆不知名的花自在地開放。夕陽西下，海天蒼茫，顯出一種闊大的包容，彷彿一切紛爭恩怨，都融入天邊那一道晚霞……

遠山新雨後，草色映晴空
古巷悠悠盡，閒情慢慢濃
三杯威士忌，一縷海旁風
小院斜陽裡，依欄話落紅

蔡瀾說，全世界好吃之人，吃到最後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會愛上一碗越南牛肉河，就像全世界嗜酒之人，喝到最後一定是丹麥的威士忌。

■ 多年來，愛丁堡一直位列英國最佳居住地榜首。 網上圖片